

许渊冲：一生捍卫译文美

北大教授许渊冲住在一套只有70平方米，还是水泥地面的老房子里，老书架、老饭桌看上去年头也都不短了。家居陈设整体有些寒酸，但这位气宇轩昂的老人一坐定，整个房间瞬间明亮了，也立刻欢腾起来。听闻自己成了网红，他咧开嘴笑了，“我没有时间关心这些，不过，别人都告诉我了。”

许渊冲一生的成就围绕在他四周，他的中译英、中译法译著以及他的英译中、法译中著作，共有120余本，整整齐齐地立在倚墙的两排简陋书架上，这其中有些他翻译的《红与黑》《包法利夫人》《约翰·克里斯托夫》等，还有他用英文、法文翻译的《楚辞》《诗经》《西厢记》《唐诗三百首》《宋词三百首》等。而在书桌的上方，悬挂着一幅老友的书法：“译古今诗词，翻世界名著，创三美理论，饮彤霞晓露。”

和那些沉静、内敛的老学者不同，许渊冲个性张扬、狂放，上大学时得来的绰号“许大炮”从未褪色，“我是诗译英法唯一人，上世纪60年代我就是唯一人，到现在还是唯一人。”最后，他又来个强大注解，“像我这样的，两千年来也没有第二个。”

关于翻译，许渊冲强调“三美”原则：内容美、声音美、形式美，如果谁撼动了他的原则，他就像一个战士一样，会与人决战到底。一次，他在课堂上讲到了“三美”，一位学生反对他，说有了“五美”，他很生气地说，“他就想胜过我，学习是为了追求真理，不是为了出风头，北大学生自以为了不起了。”

即使面对权威，他坚持翻译美之原则也从未退让过。他回忆说，翻译家王佐良是第一个反对他的人，说他的翻译是“鸳鸯蝴蝶派”。两个人最

早的分歧因瓦雷里的诗《风灵》是直译还是意译而起。其中有一句诗，大意是“灵感来无影，去无踪，就像美人换内衣露出胸脯的那一刹那”。王佐良译成“无影也无踪，换内衣露胸，两件一刹那”。许版译文为“无影也无踪，更衣一刹那，隐约见酥胸”。许渊冲认为王佐良用的“胸部”一词没有美感，因为它既可指男也可指女。他用的“酥胸”才有朦胧美。许渊冲多年后又辩论说，王佐良的翻译是“外科派”，就好比一个伤兵中了箭，外科医生只是把箭柄断了，取出来，但毒还在里面；而他是“内科派”，不仅把箭拔出来，还把内部的毒也取出来了。

他与作家、翻译家冯亦代同样有过“战争”。《红与黑》的最后一句，说到市长夫人死了，按原文是“她死了”，但许版译文为“魂归离恨天”。当年冯亦代就批评许渊冲为什么要加上那些花花绿绿的东西？还在一次学术会议上直指“魂归离恨天”是从《红楼梦》中偷来的。时至今日，许渊冲依然坚持己见，他认为翻成“她死了”表示的是正常死亡，但市长夫人并非正常死亡，而是含恨而死，没有比他的翻译更贴切的了。再说了，这“离恨天”也不是《红楼梦》才有的，是从《西厢记》里来的，难道《西厢记》偷了《红楼梦》吗？“翻译家罗新璋当年说，他要是想到了，也会像我那么翻译的。”许渊冲就像孩子一样，最后找到了一个温暖靠山。

“自豪使人进步，自卑使人退步”——许渊冲家里高挂着这样的条幅，“我的经验是，光谦虚不能使人进步，没有自豪感，人这辈子就完了。”正如多年前他与朋友所言，我们中国人，就应该自信，就应该有点狂的精神。

央视《朗读者》第一期播出后，96岁的翻译家许渊冲迅速走红。他在海外的朋友纷纷发来祝贺邮件，出版社纷至沓来要给他出书，这两天他脚步匆匆赶回故里南昌，修家谱、做演讲，忙得不得了。

泪流忆当年：给喜欢的姑娘译诗

“回忆是望远镜，既可以看见远方，又可以看到近来，近来的喜就可以减少过去的苦了。回忆还是放大镜，把当年的小事放大，可以发现意想不到的乐趣。”许渊冲喜爱回忆，但回忆在他汹涌的激情中，又暗藏着诗意和美。

在《朗读者》中，许渊冲忆起将林徽因的诗歌《别丢掉》翻译成英文诗送给当年喜欢的姑娘时，念着动人的诗句，竟流泪了，观众也被感动落泪。那个当年心仪的姑娘就是西南联大的女同学周颜玉。他感叹道，“1939年那年，钱锺书、杨振宁、周颜玉和我，我们几个人遇见，这很好玩。”

许渊冲的语调变得温和起来。周颜玉当年是学校的皇后，班里十个男生，只有她一个女生。许渊冲和她坐邻桌，他有才，她有貌，宛若天造地设的一对。许渊冲至今记得他是在1939年7月12日，将林徽因的《别丢掉》、徐志摩的《偶然》两首诗译及一封英文信投进了女生宿舍信箱。他还补充说，周颜玉的美不光是他的独家感受，还有老师吴宓的日记为证。吴教授一日遇到了周同学，“盛施粉黛，如樱桃正熟”，而另一日遇到，则“另有一种清艳飘洒之致”。但无奈周颜玉已订婚，面对现实，许渊冲化伤心为力量，在女生扎堆儿的外语系寻觅到了新天地。

至于他的同学、诺贝尔物理学奖



获得者杨振宁，同样被他家不断提及。许渊冲回忆，当年在昆明西南联大同上大学一年级的英文课，叶超教授讲赛珍珠的《荒凉的春天》，课文中有一个动词的过去分词并不表示被动的意思，全班同学都没有发现，只有杨振宁一个人提出问题。等杨振宁1957年获得诺贝尔奖后，许渊冲这才想到这是他善于发现异常现象的结果。

他还记得1998年和杨振宁分别60年后在清华大学的会面，一上来杨振宁背起了晏几道的《鹧鸪天》，“舞低杨柳楼心月，歌尽桃花扇底风……”这首诗许渊冲翻译过，他的英文译文意思是“歌尽桃花扇影风”，杨振宁当即指出许渊冲翻得不对，书上不是这么写的。可许渊冲大声争论说：“‘桃花扇影风’美多了，‘扇底风’那是画的桃花，我翻成‘扇影风’那是真的桃花，是桃花的影子落在了扇子上。”多年过去，许渊冲还在与老同学隔空对话，“在我看来‘扇底风’是实写，扇影风是想象。这就是真与美的矛盾，也可以看出科学与艺术的不同。”

1938年刚考上西南联大时，有同学曾问许渊冲的梦想是什么，当时他表叔熊适逸翻译的《王宝钏》《西厢记》在美国演出，引起轰动。他就回答说：“想做像表叔那样的译家。”如今，他的梦想变成了现实，他做到了。

《北京日报》2017.3.10 文/路艳霞

拉加德：靠光脚打败对手

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，年轻时曾经在巴黎的麦肯锡咨询公司上班。当时，她的身份只是一名默默无闻的律师。

一天，拉加德要去见一位奢侈品公司的客户，计划跟对方签订长期合约。为了赢得这个机会，她提前准备了一个星期，查阅了大量资料，几乎每天都加班到半夜。即便这样，她仍然对能否成功心怀忐忑，因为有好几个实力强大的竞争对手。

拉加德走到香榭舍丽大街上，突然下起了大雨，毫无防备的她急忙在雨

中脱掉鞋子，赤脚赶路，唯恐淋湿了脚下的名牌皮鞋，而客户就是这个品牌的拥有者！

那天的谈判异常顺利，拉加德几乎在毫无悬念的情况下击败对手，签下了盼望已久的合同，她暗暗庆幸，多亏自己提前准备得够充分。就在拉加德打算离开时，客户却笑眯眯地对她说：“刚才下雨的时候，我就站在窗前看风景，正巧看到你拎着鞋子光着脚走路，看到你这么珍惜我们公司的皮鞋，我没有理由不把这份合同给你！”



原来如此！拉加德没有想到，自己的无心之举居然赢来了职业生涯中的一份大合同。

《知识窗》2017年第3期 文/张军霞

现代诗人、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一生几易其名，每次启用新名都体现了他思想的进步。

“知行”变“行知”

陶行知原名陶文潜。1910年，19岁的陶文潜入南京金陵大学文学系读书，并担任《金陵光学报》中文版编辑，宣传民族、民主革命思想。这期间，他信奉明代理学家王阳明的学说，赞赏他的“知是行之始”的观点，于是改名为“陶知行”。此名最早用在金陵大学学报《金陵光》中文版创刊号上。他特地撰文《金陵出版之宣言》，其署名即为“陶知行”，那是1913年。以后很长一段时间，他写信、著文皆用此名。

1927年底，陶行知在南京晓庄学校的教学实践中，发现自己主张的“‘教、学、做’合一”不如上海宝山师范提出的“‘做、学、教’合一”理论来得完整合理，就检讨自己，把“知是行之始”改为“行而后知，不行便不知”。

一次，他在征求意见本上看到了学生写的一段幽默留言：“先生既相信行是知之始，为何仍名为‘知行’？何不翻它半个筋斗。”1934年，他41岁时，因坚信“行是知之始，知是行之成”，便改名“陶行知”。

陶行知后来在重庆为人题字、写横幅对联署名时，他还创造了一个以“行知”二字合写的字，作为自己的笔名。他解释这个新奇名字说：“行是知之始，知又可以反过来引导行动的。”

人民政协网 文/冯忠方 2017.2.23

李大钊节衣缩食资助北大贫困生

1918年1月，29岁的李大钊出任北大图书馆主任，于是坐落在北京沙滩的红楼，成了他的办公场所。他每月收入大概为250块至300块大洋。而且，李大钊不吸烟、不喝酒，极少坐车，常年穿着一件灰色长袍。可以说，除了生活必需，他几乎没有什么开销。按常理来说，李大钊家应该吃穿不愁，然而他一家却一直过着粗茶淡饭的生活。

建党前，李大钊每月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80块大洋作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经费。除此之外，李大钊还将大部分收入资助了在北大求学的寒门学子。那几年，每到北大开学季，很多贫困学生就会收到

一个名曰“无名氏”寄来的汇款，直到很久以后，大家才知道这个“无名氏”就是李大钊。后来，在得知李大钊的古道热肠后，更多的寒门学子入学交不起学费，便来找李大钊做担保人，李大钊也是来者不拒。

1921年的寒冬，滴水成冰。为了给儿子李葆华缝制一件新棉衣，李大钊和妻子赵纫兰节衣缩食，然而在春节到来之前，一名学生来访。看着学生依然身着单衣，脸被冻得青一块紫一块，李大钊于是打算将儿子的新棉衣赠送给这个学生，但考虑到儿子也好几年没穿新棉衣了，于是又狠狠心将要出口的话咽了下去。但是当听到学

生用颤抖的声音向他请教时，李大钊还是让妻子将棉衣拿了出来。赵纫兰尽管当时不太情愿，但还是顺从了丈夫。学生见此，连忙拒绝告辞，但李大钊夫妻还是将棉衣硬塞给了这个学生。

李大钊如此仗义疏财，家里却常常是人不敷出。后来，为了不让李家断炊，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只好嘱咐会计科每月从李大钊的工资中拿出50块大洋，直接交给赵纫兰。

1927年4月，38岁的李大钊被奉系军阀杀害。牺牲时，家里的财产仅有1块大洋。由于没钱安葬，只好举行公葬，也就是向公众募捐来安葬。

《文史博览·文史》文/樊树伟